

□高绪丽

晨起，阳台的落地窗前，我像一头有着贪婪野心的鹿，睁大眼睛，明目张胆盯着小区里面的树。

左手边的高大柿子树上，层叠罗列的粗糙叶子下面，能够看到藏着的诱人柿子，一个、两个、三个……它们的模样好像落在这个季节傍晚时分的夕阳，只等天边染红云霞。柿子树再往前是棵矮壮的山楂树，上面一嘟噜、一串串的嫣红山楂果，犹如藏在心底的心事，看一眼便是羞答答的。

其他季节不好相认的树种，在丰腴的十月，全部清晰得好像印制精美的地图，让我在低下头发克制又轻微的叹息的同时，开始搜索脑海里更加宽广的版图。

十月的风，最先吹到的想必是那片熟悉的山野吧。那条被我的父辈从年轻走到年老的山路，一头托举的是愈加年老的村庄，另一头连接的则是日复一日的庄稼地和牵肠挂肚的苹果树。

纤细的枝条向下弯曲，染上红晕的苹果在阳光的抚摸下，像一个个待嫁的新娘子，坐上了十月的喜庆花轿，走向幸福的明天，耳畔响起的是风儿给她送来的歌唱。旁边地里曾陪她一起经历酷暑的玉米，它们的棒子早已成熟，变成金黄。昨天，喜笑颜开的农人们把棒子掰回了家，本来还有些沉甸甸的玉米秸秆仿佛一下子被掏空心事，而今只能孤零零站在广阔田野上，它们的叶子在十月的秋风里“沙沙沙，沙沙沙”作响，它们唱的是什么曲？它们是来送别我们的苹果新娘吗？

苹果园旁边有个很大的池塘。往年这个季节，人们早早走进池塘里的芦苇林，摸鸟蛋、砍芦苇。今年雨水丰沛，池塘里水深，人们进不去，只能任由长在水里的芦苇比往年还要粗壮。一阵秋风拂过，排成阵仗的芦苇抖起长长的芦苇叶子，“哗啦啦，哗啦啦”，它们跳的是什么舞？唱的是什么歌？

“扑啦啦”，一只叫不上名字的野鸟从芦苇里飞出来，它飞过高高的芦苇，飞到苹果园的上空，它识得这个苹果园里最大最甜的苹果。儿时的我最喜欢跟在它们的屁股后面，摘被它们啄过的苹果，咬一口，能够一直甜到肚子里。我看到它落到一根苹果树的枝杈上，阳光下，它“吱吱吱，吱吱吱”叫个不停，它啼的又是什么调子？我望着它飞远的身影发呆。

十月的风儿一天紧似一天，苹果脸上



【人生随想】

## 十月体验

的颜色也一天比一天红。这几天，从外地来镇上的苹果贩子多了起来。一夜之间，花俏满山头，一树树、一行行，簇簇携风颌首，朵朵如雪如云，纤纤飘逸，巧笑嫣然，好似仙子的衣袂轻拂，轻盈却不失娴静。望一眼，云在青天，雪在俏枝，沉淀、深邃，令人顿陷其中。

【悠悠我心】

□张维菊

从未见过这么多安静的热闹，牵牛花的热闹。道边、篱畔，草丛、枝头，一群群、一队队，在晨光里，亮起一朵又一朵小喇叭，旁若无人地开，于浓淡变幻中，一路吹打到山岭深处。

这个三面环山的小村庄，就是黄草坡了。大小不一的地块，方正的、狭长的、弧形的、不规则的，相连成片，便有了开阔与壮观之势。玉米吐着红缨，高粱摇曳着红穗头，花生们在等待出土的最佳时机，红薯的秧蔓攒着劲儿爬呀爬，你能看得到泥土下成长的茁壮。豆叶已渐渐转黄，毛茸茸的豆荚生出安静的光芒。芝麻的荚果尚青，小吊钟一般的白花开着，花与果正努力吸收阳光，贮存下秋日的大地馨香。

站在谷子地头，丰盈与喜悦霎时将我们包围起来。密实的叶、密实的穗，也沉静，也秀气，望一眼便能安神。不由蹲下身来，将沉甸甸的谷穗托在手心里。穗是饱满的穗，柔软、微凉，又有那么一点点温煦。穗上的一颗颗小谷粒，圆实、紧致，青里泛黄或泛红的谷壳上有细小的谷芒。总觉得这谷穗像极了姑娘的发髻，每一股都由一颗颗小谷粒结成的无数小球组成，股股相扣，编在一起。无数的小球抱团成穗，垂向大地。

## 谷香弥漫的村庄

在这贫瘠、干旱之地，也只有谷子，才能生长得如此欢实。沧海一粟，何其微也，草本之谷，却努力供养着尘世间的芸芸众生。

手机拍下一张又一张丰稔图，无需裁剪和构思，涌进镜头的，皆天然呈现。多往垄上行，即便不事稼穡，你也能分清谷子与稗子、与狗尾草的区别。百度得来的知识，全面、专业，却远不及亲眼一看来得真切。不然，你如何领会，有着七千多年种植历史，古称稷、粟、粱的谷子，因何有“粟有五彩”之说？五谷粟米，因何被称为“民之司命”？又如何想象，“每穗结实数百至上千粒，子实极小，径约0.1厘米”，是怎样一种动人的细微？

村子里，街巷安静。公鸡嘹亮的啼鸣、斑鸠振翅的声响传过来，一只猫蹑足而去，偶有老人蹒跚走过。谁家石阶上，一竹筛红辣椒，一簸箕鲜花椒，让你不禁羡慕这简单的殷实与富足。几枝荷、二三莲蓬、一对红鲤，动静之间，一幅“和和美，年年有余”的图景，便在黛沿白墙上活泼起来。墙根前，晒着一片早收的谷穗，暗黄的颜色，并不起眼。待到全干，脱掉稃壳，那不起眼的暗黄，就变成了耀眼的明黄，粲然生辉。这珍贵的黄金米，就是原生态的黄草坡小米。

在我们鲁南地区，有送“祝米”的习俗。若是谁家生孩子，亲戚们便送“祝米”

从前，是人工授粉。每到苹果花烂漫山野之时，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沿着山路走进苹果树中间采花。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摘些半开未开的苹果花回去，然后摊在草席子上晾干。晾苹果花的日子，常常是不仅人们衣襟上沾着花香，就连整个屋子里也弥漫着花儿甜甜的香味。采集花粉，需伸出左右手的大拇指与食指，分别捏一朵纤纤苹果花，花蕊对着花蕊，轻轻揉搓，任那新黄的花蕊全洒到平铺的纸上。授粉，则要用小孩子带橡皮头的铅笔，蘸一点装在瓶子里的花粉，扬起头，对着一朵苹果花的花心，轻轻点一下。

那时候，乡人们每每对着苹果花点一下，便是将希望种下，只待秋风里结出累累果实，才算不辜负春天许下的那段誓言。那时候，见惯了乡人用他们粗糙皴裂的食指和拇指轻轻揉搓纤白俏嫩花朵时的小心模样，好像眼前的花儿不是花儿，而是粉雕玉琢的婴孩，他们担心自己手上的粗糙揉疼了这些婴孩。后来，蜜蜂这些花间使者给乡人带来了福音，解放了乡人的双手，人们可以根据自家苹果园的大小，自备蜂管。于是，每到苹果花盛开的季节，数不胜数的蜜蜂在花海里徜徉，它们载着农人的辛劳与喜悦，在这朵那朵花心里流连忘返。只是不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乡人开始怀念当初与苹果花一起穿梭山野的热闹景象。

苹果花的花期很短，不几日，花瓣褪去颜色，再淋一场春雨，花瓣窸窣落下。待天晴，着上果，施肥、灌水、生长，这日子就开始像水一样，流淌不息。最初的苹果，只有杏核大小，迎来送往，不知不觉间，迎来金秋十月的瓜果飘香。

苹果红透了，成熟了，那条进山路又开始热闹起来，乡人们坐着拖拉机，吹着山林里的风，“突突突”爬上离白云更近的山顶。举目望去，漫山遍野红彤彤的苹果，好像无数个红灯笼亮堂堂照进每个人的心里。

早就听说，今年的市场行情大不如往年。从山上下来的车车苹果，被佝偻着腰身的乡人们一筐筐托举过头顶，被放到陌生车牌的大车上，运往全国各地。这些娇滴滴的果实见证了乡人无数的汗水和无数个不眠夜晚，是被无数双粗糙大手呵护过的宝贝。虽然不知道这些苹果最后会去往哪家的餐桌，多么希望它们也会和我一样，常记乡人好，常念南山幽！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烟台作协会员)

【岁月留痕】

## “猫叹气”中的美食记忆

□王阿丽

对我们兄妹仨来说，悬挂在屋梁上的竹篮，是始终无法忘怀的童年记忆。

在我家堂屋的第二根屋梁上，吊着几根麻绳，麻绳垂下的一端各系着一个铁钩，竹篮就挂在铁钩上。竹篮有方形的，有圆形的，大多数没有盖子。其中一个特别精致的带盖的竹篮，可谓竹篮中的上品，有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名字，叫做“猫叹气”。长大后才明白，这是因为竹篮口小肚大，猫儿想吃里面的食物，但是吃不到，只能一声声“叹气”了。

竹篮里存放的都是食品，有普通的，也有“珍贵”的。夏天，母亲把剩饭剩菜装入碗中，放进竹篮里，这样能通风，剩饭剩菜不容易馊，还可以防蚂蚁。当然我们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个精致的“猫叹气”，因为里面存放的是“稀有”食品，有时是桃酥，有时是饼干，有时是苹果。每年父亲的朋友都会送一些苹果来，母亲把苹果放进“猫叹气”中，挂在屋梁上。那时，吃苹果对我们来说可谓吃的是金苹果，全家七口人，每周吃两次苹果，每次把一个苹果切成七块平分给各人。我都是连皮一起吃，最后吃到果核时，种子在嘴里恨不得翻上七十个跟头，才舍得吐掉。

每当大人外出的时候，我们兄妹仨就开始实施“竹篮偷吃”行动。我们搬来板凳，大哥个儿高，力气也大些，托举的活非他莫属。我和二哥一人压住板凳的一端，生怕板凳翘头。大哥用力托住“猫叹气”的底部，可那柄儿和铁钩之间好像缠着胶带一样，无论如何也脱不了钩。于是，我们三人又连拖带搬，把方桌移到了“猫叹气”下方，大哥踩着板凳爬上方桌，轻松地取下了“猫叹气”。我们一人拿着一个苹果，左闻右嗅，那苹果的芳香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大哥说，妈妈放苹果时都是数好了的，我们偷吃，妈妈肯定会知道，到时候挨一顿打是少不了的。我忍不住用舌头舔起了苹果，大哥见状，赶紧从我手里夺回苹果，在衣服上蹭了蹭，放回“猫叹气”里，重新挂好。看着“猫叹气”，我们只能回味着苹果的芳香，去偷吃旁边竹篮里的桃酥。

竹篮里的食物，也是老鼠偷吃的目标。老鼠顺着绳子往下爬行，这时，母亲做的挂在绳子中间的硬纸板成功挡住了老鼠的去路。老鼠爬到了硬纸板上，上不得下，下不得下，只能在纸板的边缘快速踱动，纸板受到冲击，像巨浪一样翻动。我用棍子在下面捅硬纸板，不一样老鼠受到惊吓，还是硬纸板失衡，老鼠“砰”的一声掉到了地上，随即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有时候也会有意外的惊喜，但往往是在生病的时候。有一次，二哥病了，妈妈破例从竹篮里拿出两个苹果，分给我们吃。大哥对我说：“二小(二哥的小名)看上去很难受的样子，不如我们两人合吃一块苹果，把另一块给他吃吧。”我咽了口水，把两块中较大的一块苹果拿给了二哥。

屋梁上悬挂的竹篮，吊着儿时的食欲，是物资匮乏日子里我们的快乐所在。多年后，每当回想起吊在竹篮里的美食，似有香甜漫过嘴角，一家人分享美味的喜悦，兄妹之间的谦让，都是幸福的滋味。

(本文作者供职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以示祝贺、慰问。这“祝米”之米，便是小米，富含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最适合给孕妇熬粥食用，滋补身体。小米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有载：“养肾气，去脾胃中热，益气。”而在农人眼里，小米最朴素的价值，在于慰帖肠胃、暖老温幼。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贺敬之《回延安》里的这一句，忽然从脑海里跳了出来。小米饭养活的，不只是亿万民众的肉胎凡身，还有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精气神儿。

有旧同事，孙姓，人朴实，亦豁达，黄草坡人氏。他现居东阳镇上，经营门窗制作安装的生意。为稻粱谋，夫妻俩吃得苦、耐得劳，拼力支撑起六口之家。如今，大女儿顺利考入了县医院，二女儿大学在读，一对双胞胎儿子在临沂读职高，专学厨师。老孙家的四个孩子，每被提及，总为人羨。平日里活计忙，难得脱身，老孙偶尔才回趟老家，这次我们没有打扰他。

黄草坡的谷子熟了。新谷子下来，淘米上锅，大火烧开后，改用文火，熬至米油出来，喝上一大碗，通体舒泰，润肺滋心。

谷香弥漫的村庄，于安静里，冒出腾腾热气。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平邑县作协副秘书长)